談藝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談藝錄

作者：徐禎卿　明

詩理宏淵，談何容易。究其妙用，可略而言。〈卿雲〉江水，開《雅》、《頌》之源；〈烝民〉、〈麥秀〉，建《國風》之始。覽其事跡，興廢如存，占彼民情，困舒在目。則知詩者，所以宣元鬱之思，光神妙之化者也。先王協之於宮徵，被之於簧絃，奏之於郊社，頌之於宗廟，歌之於燕會，諷之於房中。蓋以之可以格天地，感鬼神，暢風教，通世情。此古詩之大約也。漢祚鴻朗，文章作新，〈安世〉楚聲，溫純厚雅，孝武樂府，壯麗宏奇。縉紳先生，咸從附作。雖規跡古風，各懷剞劂。美哉歌詠，漢德雍揚，可為《雅》、《頌》之嗣也。及夫興懷觸感，民各有情。賢人逸士，呻吟於下里，棄妻思婦，歌詠於中閨。鼓吹奏乎軍曲，童謠發於閭巷，亦十五《國風》之次也。東京繼軌，大演五言，而歌詩之聲微矣。至於含氣布詞，質而不采，七情雜遣，並自悠圓。或間有微疵，終難掩玉。兩京詩法，譬之伯仲塤篪，所以相成其音調也。魏氏文學，獨專其盛。然國運風移，古朴易解。曹、王數子，才氣慷慨，不詭風人。而特立之功，卒亦未至。故時與之闇化矣。嗚呼！世代推移，理有必爾。風斯偃矣，何足論才？故特標極界，以俟君子取焉。

夫任用無方，故情文異尚：譬如錢體為圓，鉤形為曲，箸則尚直，屏則成方。大匠之家，器飾雜出。要其格度，不過總心機之妙應，假刀鋸以成功耳。至於眾工小技，擅巧分門，亦自力限有涯，不可彊也。姑陳其目，第而為言。郊廟之詞莊以嚴，戎兵之詞壯以肅，朝會之詞大以雝，公讌之詞樂而則。夫其大義固如斯已。深瑕重纍，可得而言。崇功盛德，易夸而乏雅；華疏彩繪，易淫而去質；干戈車革，易勇而亡警；靈節韶光，易采而成靡。蓋觀於大者，神越而心游，中無植幹，鮮不眩移，此宏詞之極軌也。若夫款款贈言，盡平生之篤好；執手送遠，慰此戀戀之情。勗勵規箴，婉而不直；臨喪挽死，痛旨深長。雜懷因感以詠言，覽古隨方而結論。行旅迢遙，苦辛各異；遨遊晤賞，哀樂

難常；孤孽怨思，達人齊物；忠臣幽憤，貧士鬱伊。此詩家之錯變，而規格之縱橫也。然思或朽腐而未精，情或零落而未備，詞或罅缺而未博，氣或柔獷而未調，格或莠亂而未協，咸為病焉。故知驅蹤靡常，城門一軌，揮斤污鼻，能者得之。若乃訪之於遠，不下帶衽；索之以近，則在千里。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。

情者，心之精也。情無定位，觸感而興，既動於中，必形於聲。故喜則為笑咍，憂則為吁戲，怒則為叱吒。然引而成音，氣實為佐；引音成詞，文實與功。蓋因情以發氣，因氣以成聲，因聲而繪詞，因詞而定韻，此詩之源也。然情實眇眇，必因思以窮其奧；氣有粗弱，必因力以奪其偏；詞難妥帖，必因才以致其極；才易飄揚，必因質以禦其侈。此詩之流也。由是而觀，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，造化之秘思也。若夫妙騁心機，隨方合節，或約旨以植義，或宏文以敘心，或緩發如朱絃，或急張如躍楛，或始迅以中留，或既優而後促，或慷慨以任壯，或悲悽以引泣，或因拙以得工，或發奇而似易。此輪匠之超悟，不可得而詳也。《易》曰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」若乃因言求意，其亦庶乎有得歟！

魏詩，門戶也；漢詩，堂奧也。入戶升堂，固其機也。而晉氏之風，本之魏焉。然而判跡於魏者，何也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。陸生之論文曰「非知之難，行之難也。」夫既知行之難，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？又曰：「詩緣情而綺靡。」則陸生之所知，固魏詩之渣穢耳。嗟夫！文勝質衰，本同末異，此聖哲所以感歎，翟、朱所以興哀者也。夫欲拯質，必務削文，欲返本，必資去末。是固曰然。然非通論也。玉韞於石，豈曰無文，淵珠露采，亦匪無質。由質開文，古詩所以擅巧。由文求質，晉格所以為衰。若乃文質雜興，本末並用，此魏之失也。故繩漢之武，其流也猶至於魏；宗晉之體，其敝也不可以悉矣。

夫情能動物，故詩足以感人。荊軻變徵，壯士瞋目；延年婉歌，漢武慕歎。凡厥含生，情本一貫，所以同憂相瘁，同樂相傾者也。故詩者風也，風之所至，草必偃焉。聖人定經，列國為風，固有以也。若乃歔欷無涕，行路必不為之興哀；愬難不膚，聞者必不為之變色。故夫直戇之詞，譬之無音之絃耳，何所取聞於人哉？至於陳采以眩目，裁虛以蕩心，抑又末矣。

詩家名號，區別種種。原其大義，固自同歸。歌聲雜而無方，行體疏而不滯。吟以呻其鬱，曲以導其微，引以抽其臆，詩以言其情，故名因象昭。合是而觀，則情之體備矣。夫情既異其形，故辭當因其勢。譬如寫物繪色，倩盼各以其狀；隨規逐矩，圓方巧

獲其則。此乃因情立格，持守圜環之大略也。若夫神工哲匠，顛倒經樞，思若連絲，應之杼軸，文如鑄冶，逐手而遷，從衡參互，恒度自若。此心之伏機，不可強能也。

朦朧萌坼，情之來也；汪洋漫衍，情之沛也；連翩絡屬，情之一也；馳軼步驟，氣之達也；簡練揣摩，思之約也；頡頏累貫，韻之齊也；混沌貞粹，質之檢也；明雋清圓，詞之藻也。高才閒擬，濡筆求工，發旨立意，雖旁出多門，未有不由斯戶者也。至於〈垓下〉之歌，出自流離；「煮豆」之詩，成於草率。命詞慷慨，並自奇工。此則深情素氣，激而成言，詩之權例也。傳曰：「疾行無善跡。」乃藝家之恒論也。昔桓譚學賦於揚雄。雄令讀千首賦。蓋所以廣其資，亦得以參其變也。詩賦粗精，譬之絺綌，而不深探研之力，宏識誦之功，何能益也？故古詩三百，可以博其源；遺篇十九，可以約其趣；樂府雄高，可以厲其氣；《離騷》深永可以裨其思。然後法經而植旨，繩古以崇辭，雖或未盡臻其奧，我亦罕見其失也。嗚呼！雕繢滿目，並已稱工，芙蓉始發，尤能擅麗。後世之惑，宜益滋焉。夫未睹鈞天之美，則「北里」為工；不詠〈關雎〉之亂，則〈桑中〉為雋。故匪師曠，難為語也。

夫詞士輕偷，詩人忠厚。上訪漢、魏，古意猶存。故蘇子之戒愛景光，少卿之厲崇明德，規善之辭也。魏武之悲東山，王粲之感鳴鶴，子恤之辭也。甄后致頌於延年，劉妻取譬於唾井，繾綣之辭也。子建言恩，何必衾枕，文君怨嫁，願得白頭，勸諷之辭也。究其微旨，何殊經術？作者蹈古徹之嘉粹，刊佻靡之非輕，豈直精詩，亦可以養德也。〈鹿鳴〉、〈頍弁〉之宴好，〈黍離〉、〈有菲〉之哀傷，〈氓〉蚩、〈晨風〉之悔歎，〈蟋蟀〉、〈山樞〉之感慨，〈柏舟〉、〈終風〉之憤懣，〈杕杜〉、〈葛藟〉之憫恤，〈葛屨〉、〈祈父〉之譏訕，〈黃鳥〉、〈二子〉之痛悼，〈小弁〉、〈何人斯〉之怨誹，〈小宛〉、〈雞鳴〉之戒惕，〈大東〉、〈何草不黃〉之困疵，〈巷伯〉、〈鶉奔〉之惡惡，〈綢繆〉、〈車舝〉之歡慶，〈木瓜〉、〈采葛〉之情念，〈雄雉〉、〈伯兮〉之思懷，〈北山〉、〈陟岵〉之行役，〈伐檀〉、〈七月〉之勤敏，〈棠棣〉、〈蓼莪〉之大義，皆曲盡情思，婉孌氣辭。哲匠縱橫，畢由斯闥也。

詩之詞氣，雖由政教，然支分條布，略有徑庭。良由人士品殊，藝隨遷易。故宗工鉅匠，詞淳氣平；豪賢碩俠，辭雄氣武；遷臣孽子，辭厲氣促；逸民遺老，辭玄氣沈；賢良文學，辭雅氣俊；輔臣弼士，辭尊氣嚴；閹僮壺女，辭弱氣柔；媚夫倖士，辭靡氣蕩；荒才嬌麗，辭淫氣傷。

七言始起，咸曰「柏梁」。然甯戚扣牛，已肇〈南山〉之篇矣。其為則也，聲長字

縱，易以成文。故蘊氣珮詞，與五言略異。要而論之：〈滄浪〉擅其奇，〈柏梁〉宏其質，〈四愁〉墜其雋，〈燕歌〉開其靡。他或雜見於樂篇，或援格於賦系，妍醜之間，可以類推矣。

詩貴先合度，而後工拙。縱橫、格軌，各具風雅；繁欽〈定情〉，本之鄭、衛。「生年不滿百」，出自《唐風》；王粲〈從軍〉，得之二《雅》；張衡〈同聲〉，亦合〈關雎〉。諸詩固自有工醜，然而並驅者，託之軌度也。

夫哲匠鴻才，固由內穎；中人承學，必自跡求。大抵詩之妙軌：情若重淵，奧不可測；詞如繁露，貫而不雜；氣如良駟，馳而不軼。由是而求，可以冥會矣。

樂府往往敘事，故與詩殊。蓋敘事辭緩，則冗不精。「翩翩堂前燕」，疊字極促乃佳。阮瑀「駕出北郭門」，視〈孤兒行〉太緩弱，不逮矣。

詩不能受瑕。工拙之間，相去無幾，頓自絕殊。如〈塘上行〉云：「莫以豪賢故，棄捐素所愛。莫以魚肉賤，棄捐葱與薤。莫以麻枲賤，棄捐菅與蒯。」〈浮萍篇〉則曰：「茱萸自有芳，不若桂與蘭。新人雖可愛，無若故可歡。」本自倫語，然佳不如〈塘上行〉。

古詩句格自質，然大入工。〈唐風・山有樞〉云：「何不日鼓瑟。」鐃歌詞曰：「臨高臺以軒」，可以當之。又「江有香草目以蘭，黃鵠高飛離哉翻」。絕工美，可為七言宗也。

氣本尚壯，亦忌銳逸。魏祖云：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」猶曖曖也。思王〈野田黃雀行〉，譬如錐出囊中，大索露矣。

樂府中有「妃呼豨」、「伊阿那」諸語，本自亡義，但補樂中之音。亦有疊本語，如曰「賤妾與君共餔糜」「共餔糜」之類也。

「生年不滿百」四語，〈西門行〉亦掇之，古人不諱重襲，若相援爾。覽〈西門〉終篇，固咸自鑠古詩，然首尾語精，可二也。

溫裕純雅，古詩得之。遒深勁絕，不若漢鐃歌樂府詞。

樂府〈烏生八九子〉、〈東門行〉等篇，如淮南小山之賦，氣韻絕峻，止可與孟德道之；王、劉文學，皆當袖手爾。

韋、仲、班、傅輩四言詩，窘縛不蕩。曹公〈短歌行〉，子建〈來日大難〉，工堪為則矣。白狼、槃木詩三章，亦佳，緣不受《雅》、《頌》困耳。

漢、魏之交，文人特茂，然衰世叔運，終鮮粹才。孔融懿名，高列諸子，視〈臨終詩〉，大類銘箴語耳。應瑒巧思逶迤，失之靡靡，休璉〈百一〉，微能自振，然傷媚焉。仲宣流客，慷慨有懷，西京之餘，鮮可誦者。陳琳意氣鏗鏗，非風人度也。阮生優緩有餘，劉楨錐角重峭，割曳綴懸，並可稱也。曹丕資近美媛，遠不逮植，然植之才，不堪整栗，亦有憾焉。若夫重熙鴻化，烝育叢材，金玉其相，綽哉有斐，求之斯病，殆寡已夫。

古詩降魏，辭人所遺。雖蕭統簡輯，過冗而不精。劉勰〈緒論〉，亦略而未備。況夫人懷敝帚，自過千金，《法言》懿則，遂見委廢。至於篇句，零落雖深，猶幸有存者，可足徵也。故著此篇，以標準的，粗方大義，誠不越茲，後之君子，庶可以考已。

客論曰：傳云「王者之跡熄而詩亡」，蓋傷之也。降自桓、靈廢而禮樂崩，晉、宋王而新聲作，古風沉滯，蓋已甚焉。述者上緣聖則，下摛儒玄，廣教化之源，崇文雅之致，削浮華之風，敦古朴之習，誠可尚已。恐學士狎耳目之玩，譏瑣尾之文，故序而系之，俾知所究。